

道園學古錄

冊二

中國哲學史

謝无量著 精裝一冊 一元八角

吾國哲學一門，素鮮綜合之紀述。本書用科學的方法，作系統之研究。凡六藝九流諸子百家，以及釋老之教義，宋元明清各家之學說，以時代爲經，以宗派爲緯。其間淵源派別，離合異同，無不提綱絜領，深入顯出，於吾國哲學書中，別闢蹊徑，另具隻眼。編者謝无量先生，學識淵博，研究東西洋哲學，素有心得，是書乃先生孤詣之作，欲知吾國哲學之門徑者，不可不讀。

中華書局發行

道園學古錄卷之五

在朝藁五

雍虞集伯生

序

雲南志序

京師西南行八千里爲雲南雲南之地方廣蓋萬里在

憲宗時

世祖帥師伐而取之守者弗能定既卽位奠海內使省臣賽典赤往撫以威惠沿其俗而道之善利填以親王貴人者四十年方是時治平日臻士大夫多材能樂事朝廷不樂外宦天子閔遠人之失牧也常簡法增秩優以命吏而爲吏者多徼倖名器亡治術惠安遐荒之心禽獸其人而漁食之亡以宣布德澤稱旨意甚者啓事造釁以毒害賊殺其人故暴悍素不知教冤憤竊發勢則使然不然舍生樂死夫豈其情也哉嗟夫簞壺迎候之民日以老死且盡生者格於貪吏虐率以自遠於恩化其吏士之見知者亡所建白馭於中者不識察其情狀一隅之地常以爲中國憂而論治者卒未究其故不亦悲乎河間李侯京繇樞廷奉使宣慰烏蠻烏蠻雲南一部也始下車未及有所施會羣蠻不靖巡行調發餽給填撫周履雲南悉其見聞爲

志略四卷因報政上之集嘗按而讀之考其土產風氣服食之宜人物材力之愚智勇怯山川形勢之阨塞要害而

世祖皇帝之神威聖略概可想見未嘗不俯伏而感歎也其志曰張喬斬犴猾長吏九十餘人而三十六部盡降諸葛孔明用其豪傑而賦財足以給軍國史萬歲貪賂隨服隨叛梁毗一金不取酋長感悅李知古以重賦僇尸張虔陀以淫虐致亂死者至二十餘萬中國卒不能有之此於事至較著明白者也其術不甚簡易乎有志之士尙有所鑒觀焉至讀其紀行諸詩必有悲其立志者矣

臺城董氏世譜序

維先王建國邑命氏族以報功德之臣其功德有厚薄而子孫有盛衰也不可以無維持之法故因其嫡庶親疎而等殺之爲之大宗一以重其本爲之小宗四以聯其支然後本原之深固者得以暢達蕃衍而末流餘澤雖或小有間斷者其勢盤固錯互亦不可動此三代之際功臣世德之家所以傳歷代次至於數十百年與其國家相爲終始者也然其法之廢久矣漢初羣臣未有無功而侯者及其見絕遂散爲民庶降爲庸保後雖欲稍收合而封樹之往往又泯沒而可續者無幾是豈其澤固若是斬然哉亦維持者無其素耳魏晉下逮

隋唐徒以百官名臣之族姓家有譜牒官有簿狀婚姻選舉互爲考證子孫亦有所顧賴而世系因得不失故雖世代促迫功烈不及於古後之君子猶有所徵焉故自宗法立世系明則世臣多而朝廷之勢尊於乎有國有家者可不思古之成法而補今之不足也與吾於國家功臣之系得臺城董氏功德事狀思見其子孫之能長久也乃爲錄而序之以附其家傳使其後之人猶有考於其本而知所維持焉則庶幾先王之遺意也譜曰董氏出董父者以字爲氏出陸終之子參胡者姓董以姓爲氏其在臺城者墓有遺石表曰御史大夫然中更亂離不知何代人亦不知其所自氏今定譜自其可知者世別而備書之

高唐李氏世譜序

高唐李氏譜一篇李處恭所自撰也維昔黃帝之子孫分國受姓尊宗別庶歷堯舜三代數千年見諸傳記敘次可觀而漢隋唐之際名家巨族莫不有述蓋古人之重譜牒如此嗚呼由厥初生民而至於化育繁殖無窮矣然傳緒由世德故多不齊或隱或著或微或盛或久或近或廢或興時世推遷泯然中絕者何可勝數而獨於其中形蛻氣禪縣縣延延幾千百傳得至於今日而得聞者殆非偶然之故

或者昧於世德莫究所自始豈皆忽焉墜之亂離相仍不幸散軼而氏族所因起固多不可強推者唐人實尙氏族而李氏之譜曰李氏嬴姓自咎繇世官大理爲理氏由利貞食李逃生爲李氏蓋難徵矣且唐有天下之日隴西之外別族尙多其以功賜國氏者又多至十數族分合之由久而淆混雖有博識精別之士亦將若之何哉故嘗感歎而爲之言曰夫人之生體性一本也氣形一初也而何別異之有然子孫之於祖考雖若邈焉冥漠而精神貫通魂氣之復胙蠻之交感應无間焉可誣也是故前乎今而億萬年不可知矣後乎今而億萬世亦不可知矣不可知則亦末之知已而孝子曾孫之處乎其間者必有事焉則不可以不知也夫然則今之君子感傳緒之在茲邇世德之不易盍亦求知於孝子曾孫之所當知者乎如此可謂知所重矣

田氏先友翰墨序

女真入中州是爲金國凡百年國朝發迹大漠取之士大夫死以十百數自古國亡慷慨殺身之士未有若此其多者也於乎中州禮樂文獻所在仗節死誼固出於性情也哉彼其人固知天命所在寧輕一死而不顧吾知其感於中者深矣及余來中州追其哀憤之遺

意將次序其事以待來世已七八十年故老莫有存者簡冊無所於徵未嘗不爲之流涕而太息也間從將相故家竊聞

世祖皇帝初時事云當時豪傑不死者莫不起爲世祖用不起者

竟老死然其才皆足以用于世於乎此其不輕於一死者固亦非淺

丈夫也蓋以是知世祖之聖神無敵於天下矣大德七年夏兵部

員外郎彰德田君師孟緝其先友手翰爲一卷使余爲之序余讀其

辭而悲之蓋其憤鬱哀壯稱余所謂豪傑者多在是楊弘道字淑

能淄萊人王盤字文炳東平人姚樞字公茂中書左丞謚文獻

徒單公履字雲甫女真人高鳴字雄飛太原人張彥字義夫

彰德人趙復字仁卿楚人楊雲鵬字飛卿檄舉字彥舉關東

人不羈詩有律劉百熙字善甫燕人平玄字浩然真定人郭

可昇字仲通渾源人楊果字正卿中山人薛玄字微之洛陽人

曹居一字通甫燕人杜仁傑字善甫濟南人善謔趙著字光

祖燕人大俠張朴字孝純田文鼎字仲德衍之先君子也史

噩者其鄰人詩文總八十五衍師孟名六月庚戌西蜀虞集序

游長春宮詩序

國朝初作大都於燕京北東大遷民實之燕城廢惟浮屠老子之宮

得不毀亦其侈麗瑰偉有足以憑依而自久是故迨今二十餘年京師民物日以阜繁而歲時游觀尤以故城爲盛獨所謂長春宮者壓城西北隅幽迥亢爽游者或未必窮其趣而幽人奇士樂於臨眺往往得意乎其間大德八年春集與豫章周儀之四明袁伯長宣城貢仲章廣信劉自謙廬陵曾益初始得登於其宮之閣而觀之神京雄據之勢瞭然几席之間於是古昔之疆理近代之興廢因得指而論之信可謂奇觀者矣嗟夫遠蹈幽隘者无與乎宏達之觀近爲世用者何有於間曠之適今吾六人者幸生明時以得從事於斯也然而簡書責任之所不及迺得以其深懷遠志一肆夫登臨覽觀之勝豈非天與古之能賦者其有哀樂虧成必托歌詩以見志茲獨不可相與諷詠以待夫後之知者耶况乎人生出處聚散不可常也邂逅一日之樂固有足惜者矣豈獨感慨於陳迹而已哉乃以蓬萊山在何處爲韻以齒敘而賦之得古詩六首別因仲章所賦倡和又得律詩十有三首萃爲一卷謹敘而藏之

送許世茂詩序

某嘗言於袁伯長曰先王之澤及於人深且厚矣而杞宋文獻之無徵則歷年久而益忘之故也故國之亡垂二十年而百世禮樂之淵

懿淪落銷蝕其存无幾者何也上之君子將有事於制作或者求而訪焉則其所取徵不其微乎嗟夫斯文之興喪信非其人之所能爲而眇焉獨繭之緒寄諸其人者焉可誣也且其獨然一世之下毅然千古之上脩其事終其身以俟不自棄亦不自獻者是蓋故家遺族不忍以其積委之久遂就於湮微者也或者不察將以爲與持深挾高之士計數於一日猶瞠然矚之亦獨何心也哉伯長聞而解之曰物之盛衰迭爲消息理則固然昔之著見於世者嘗盛矣且子適當其微而何怪其然也及許君世茂上計畢事將歸于武昌乃謂某曰度德論世同於舊者益寡而清慎雅厚若世茂者又當遠去而弗能相左右信乎微者之未遽振也率周儀之貢仲章作詩以送之維吾蜀詩書之故家而近年者十數互有婚姻師友之好而許與我今家江之西故某作送許世茂詩序

李景山詩集序

古之人以其涵煦和順之積而發於詠歌故其聲氣明暢而溫柔淵靜而光澤至於世故不齊有放臣出子斥婦囚奴之達其情於辭者蓋其變也所遇之不幸者也而後之論者乃以爲和平之辭難美憂憤之言易工是直以其感之速而激之深者爲言耳盡亦觀於水夫

安流无波演迤萬里其深長豈易窮也若夫風濤驚奔龍石險壯是
特其遇物之極於變者而曰水之奇觀必在於是豈觀水之術也哉
余讀景山之詩而有感於此矣景山蚤歲卽起家掌故樞府不數年
遂長其幙方驟用而遽坐廢蓋五年而後宣慰雲南三年而報使移
病歸鄉里者又二年矣二十年間爲詩凡數百篇而雲南諸作尤爲
世所傳誦豈非感激於其變者然哉然余觀其樞府所賦迺多在於
西山玉泉之間其雲南之詩至自敘曰其辭或傳幸得托於中州人
士之末雖能悲宕動人察其意則能深省順處無怨尤忿厲之氣其
居鄉則放曠平易又若初未始更憂樂之變者余因歷考其所遇而
察其所立言者有以見其所存者庶幾不謬於古之人矣而徒以雲
南之作知景山者特未盡窺景山者也景山於書無不讀而酷好老
子於古之人無不學而獨慕白樂天然則其能廓然以自廣脫然以
自處者殆有由來也景山年未甚高而道學方力後此而有作余將
不足以窺之矣夫景山姓李氏名京河間人鳩巢其自號也故其詩
總題曰鳩巢漫稿虞集序

女教書序

女教之書者相人許獻臣之所輯錄也古之王者理陽教以治外后

理陰教以治內未有無教而可以爲治者也其教之之具男子則王宮國都閭巷之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是也女子則織紵組紃之工宗室籩豆之奠姆師之訓誦詩書事之聞是也其事則見乎日用常行之間父子兄弟之倫男女夫婦之別飲食衣服之制冠昏喪祭之禮者矣曰女子處乎閨門之內從乎人而無所專制者也其教之也亦若是其備耶嗚呼盍亦觀於周南召南之風乎本乎后妃達乎諸侯之夫人大夫士之妻以至閭巷田野之婦人女子皆有以涵泳乎深仁美化處乎身而發乎言者從容動合乎禮法此先王之盛所以後世莫之及也語治道者豈有遺於此哉先儒君子所以示吾學者大綱細目罔有遺軼然猶有不能致知而力行者言女教者近幾絕響自非詩禮之家見聞之習與夫天資之本美者其不陷溺於流俗者幾希此固知治者之所憂也獻臣之書六篇略倣朱子小學之書類例本之經以端其原因乎禮以道其別撫先儒之言以極其理參傳記之事以適其變而女事備矣君子之立言貴乎有益於風教此書其殆庶幾乎獻臣學正學行正行居親喪以能喪聞居官以能官聞有子擢進士高第爲時聞人其成教於家者可見矣書豈空言云乎哉

送文子方之雲南序

自昔著作之廷職在討論文學材藝之士處之無所與乎有司之事也而文君子方之在是官前既出受交趾方貢今又分典選事於雲南何其賢勞也廷議嘗以子方爲刑部主事辭不就意若避劇要也而特無憚遠於是行何也子方之言曰

世祖皇帝之集大統也實先自遠外始故親服雲南而郡縣之鎮之以至親使重臣治其事自人民軍旅賦役獄訟繕脩政令之屬莫不總焉獨不得承制署置屬吏耳凡其仕者服冠帶治文書內地之人與土著豪傑參伍而雜處使其皆受命于朝而後仕也則道里遼遠將不勝其往來每三歲輒遣使者往卽而臨定焉比於閩蜀二廣祖宗制法之意微矣且選調之法自中書吏部才得擬其七品以下其上者固造命於朝廷今使者之出雖一二品之貴猶得按資格擬所宜居官以聞其下者如使者所命卽治其事歸報出成命授之其重如此是以嘗遣大官若精強吏以往自有成法以來行之四五十年未嘗使疎遠文人以館閣之職行也而執政者選擇而使之然則有不得而辭之矣嗚呼可謂知所重輕也哉或曰古之仕者不出其國命於天子才一二人耳其餘皆其國之人也故其察之也審

而用之也。當後世雖小官必命於京師而期集者衆，選曹不復能察其賢否，徒以歲月先後多寡以爲差次。此世之通患也。然猶以吏部之官數人攷覈討論而後其文具，乃始論定以官之蓋亦密矣。今遠方雖曰姑俟闕略，然使者馳萬里乃至，直取其姓名員職而聞焉，亦暇於詢攷而聽察其人乎？苟比而錄之，則一利刀筆吏以治之有餘矣。何足以勞吾子方也？耶？國不然古之言使乎使乎者，天下之達材也。遠險之國玩於承平久矣，風俗移易之漸，政令張弛之故，利害之消長，險易之通塞，治忽之朕兆，情僞之幾微，與夫奇材偉器之當以各聞者，至者有弗能知也。知者有弗能察也。察者有弗能言也。言者有弗能達也。國家所以明見萬里之外而制之者，將何以哉？子方知足以周事慮足以及遠，辯足以達情勇足以致用，是行也使邊鄙之吏民聽其議論而觀其施設，悚然驚愕以爲雖一乘之使其風采才略如此，莫不充然而歆羨恬然而厭服知朝廷之有人也。非子方其孰能與於此乎？同朝之士以其行之遠也，慕顏仲相贈之誼皆爲歌詩以遺之，嗚呼殆亦難爲言哉！將言其設施之方與？則子方素慮已定，不待於人言也。將言其山川風物之美與？則子方將親歷之，固能賦者也。則果難爲言也。雖然，跋涉之餘，公事之暇，能無少休乎？試

取而詠之亦足以見寅恭之深導和性情之正矣於是察所以期望之意其亦有發於小知大受之辯矣哉

題史秉文資陽故譜序

某嘗聞父兄言二百年間眉山史氏之盛也方其盛時蓋一時兄弟至數百房而四明諸史世相封王富貴之極東南無與並者其稍後真定之史際遇國朝推其所自大抵皆本太史侯之後云其族三處雖各極一時之盛尤它族之所無也秉文氏出其資陽故譜石刻固亦眉之分也資陽之族猶二百房則散在它郡者可推而知已今資陽譜惟秉文一人以文學仕于朝又能追求先氏墳墓譜系於故鄉湮翳之後誠可尚也今蜀史之在東南嘗見興化史君藥房翁諱孝祥則學齋祕監先生諱繩祖之令子也興化與先生蜀侯兄弟也興化之子以蔭官江西州縣而嘉興路經歷繩武正翁者則通鑑釋文之曾孫也近有台孫景星者嘗歷浙東帥府掾教官也來求誌其五世祖母出蜀時殺身存後之事其它以儒學教授田里及浮沈民間尚多不及備數而某不及知者亦多也藥房家在江陰正翁家長沙而景星遂其爲湖州人矣嗚呼以數千百房之子孫而某所知者僅若此不亦悲夫某外祖楊侍郎亦眉山人當其盛時不減諸史而

仕宦顯著者尤多今外祖惟有孫一人與某兄弟同寓江西族人甚少因書秉文所題族譜亦重感慨云

● 送集賢周南翁使天壇濟源序

先王之禮莫嚴於事天矣國朝大德十年始雜采周漢唐宋儒者之說爲壇於國南門外曰圜丘以祀天嘗以大臣將事國有大典禮當請命則於是告焉而竊聞祖宗之制天子與后親祀天必更服服甚質禮甚簡執事者非世族其先祖嘗與祀事者不敢與今道家方士之爲祀也爲壇於其宮中設祠具用致上帝治文書檄凡鬼神之可名者以多爲貴用其弟子行事盡七日若九日乃成然後範金爲龍形負以玉刻符呪二一曰山簡實之名山深穴一曰水簡卽大川沉之曰將通信於上帝蓋近沉瘞者云至大四年辛亥四月壬寅朔有旨命大長宮道家方士用其法爲祠旣祠將致其所謂簡者於天壇之山濟水之瀆而集賢周君南翁實受命以行君嘗事上青宮爲文學之臣天子事天尊神之禮肇見於此其尙克敬致之於戲禮樂之制作大備極大平之盛典將在今日矣使且復命當受釐用漢文召賈生故事得使對從容論說庶幾原理之本推致其節文之宜而陳之也夫

送彰德經歷韓君赴官序

木之爲器以利民用者非生而成形也欲圓者取以爲規欲方者取以爲矩居者取以爲屋室行者取以爲舟車揉之爲弧矢屈之爲桮棬惟其有是材也因夫人之所急定之爲器以致用焉人亦猶是矣其生之也初未有士農賈吏之名儒墨名法之習也時有所尙則羣趨之時尙黃老則趨黃老時尙申韓則趨申韓時尙儀秦則趨儀秦尙風節則有黨錮尙標致則多清談非生而然也時之所尙人之所趨則豪傑者必爲之先故尙黃老則人材出黃老尙申韓則人材皆申韓尙儀秦則人材多儀秦黨錮之禍作奇節清談之流俱雅人非此數者之能爲人材也豪傑者趨其所尙而表表然出乎其間矣

國朝之始定中原也其先離亂傷殘之日久矣老儒學士幾如晨星莫爲之繼而天下初定圖籍文書之府戶口阨塞之數律令章程之故會期征役之當趨赴奉承之勞蓋必有足其用者焉而操它業者不得與於此也於是富貴之資公卿之選胥此焉出矣然則豪傑之士舍此奚進哉豪傑由是而進則名是業者沛然足以周當世之用也無疑矣邇者聖上嘉尙儒學而爲儒者或以迂緩異悞取訾笑嗟夫非儒者之不足用也儒之名久不振非有特立獨行之識量不

足以究其至而世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器以足用夫世者不
屑有是名故也誠使一日表章之則向之所謂豪傑有富貴公卿之
器以足用夫是者必折而從此矣果折而從乎此則其業之所講志
之所存術之所操豈不益有可觀者哉故愚嘗以爲人非生而有習
業之專名也時尙有以驅之耳必也端其尙而正其趨使夫人繇經
術道誼以達其才而廣其用則未必徒見表於書計便給而已也京
師自昔稱浩繁而今尤盛爲吏者素號精敏猶或不給然府總其大
而已身親治之者迺在所謂警巡使使之佐曰判官尤責任之叢委
者也衛輝韓君守敬自刑曹以明法成名來爲之恢恢乎其有餘也
政成選爲中都開寧尹又選爲彰德路總管府經歷余嘗觀其材蓋
練於事而敏於成功者也使贊畫諾於臺省猶優爲之况一郡乎信
耳人材之不徒見也余爲成均博士時其子豫繇國子生選爲監學
典籍從余且久君之適彰也來求序其事以徵詩於大夫君子能賦
者必有以贊其行矣延祐甲寅九月辛未虞集序

送蘇子寧北行詩序

士大夫出處貴乎知所重輕義命是也而人知者鮮矣是故有合乎
此者可不識哉和林城控制要害北邊重藩往時朝廷歲出金繒